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Rúben Darío  
鲁文·达里奥诗选

赵振江 译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赵振江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文·达里奥诗选/(尼加拉瓜)达里奥著;赵振江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4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5062-3

I. 鲁… II. ①达…②赵… III. 诗歌-作品集-尼加拉瓜-现代 IV. I77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633 号

丛 书 名 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鲁文·达里奥诗选  
作 者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  
责任编辑 李 楠  
装帧设计 张志伟

---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  
印 数 4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62-3/1·843  
定 价 22.4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 第一辑

-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 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 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 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 卡瓦菲斯 著

### 第二辑

-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 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 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 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 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 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圈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 现代主义诗歌与鲁文·达里奥

赵振江

前几年,在外国文学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个词很是风光,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现代主义最早出现于拉丁美洲,就连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也是拉美文学界最先使用的。在墨西哥诗人帕斯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有人便说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又一次胜利”,殊不知帕斯本人对所谓“现代”和“后现代”的提法一向是颇有微词的,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无视此前早已存在的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诚然,帕斯与他的欧美同行之间的争论与我们本没什么关系,但却可以看出我们对拉丁美洲诗歌是相当地不了解。既然不了解现代主义诗歌,也就不大可能了解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鲁文·达里奥。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最后一支殖

民军向玻利瓦尔投降，西班牙在美洲大陆 300 年的殖民统治就此宣告结束。但长期沦为殖民地的拉美各国，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都很薄弱，无法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独立后的共和国出现了军政寡头和大庄园制度，加上各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频仍的战争，这一切都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巧取豪夺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这样的结果，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与困惑。这种情绪首先在最敏感的文学形式——诗歌里表现出来。在拉美诗坛上，独立战争时期朝气蓬勃、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凋零了。这时的诗人们已不再是政治家，他们感到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便力图在诗歌创作上追求构思的新奇、用词的典雅和韵律的和谐，力图通过对文学的改革来彻底摆脱宗主国的影响，并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与心理平衡。这就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

应当指出的是，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在将许多拉美国家变成原材料出口国和单一作物生产国的同时，也为它们带来了经济的表面繁荣，尤其在诸如智利的圣地亚哥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大城市更是如此。科技的进步使拉丁美洲在地理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伴随着自由贸易和欧洲移民而源源不断地到来的是西方最新的生活方式和文艺时尚。因此，在当时拉丁美洲出现了各种文艺思潮前所未有的





的共生现象：马克思主义和尼采哲学、克劳思主义、帕尔纳斯诗派、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欧洲的哲学流派和文艺思潮，曾几何时，统统运抵了拉丁美洲的码头。应当说明的是，在上述的文学流派中，比如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在欧洲诗坛本来是互相对立的，然而到了拉丁美洲却互相融合了，它们共同培植了现代主义诗歌。此外，印象派和颓废派也给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打上了烙印。前者表现在对色彩的捕捉和对朦胧意境的追求，后者则表现在诗歌主题的“非道德观念”。现代主义诗人还向沃尔特·惠特曼学习了文学自由，向爱伦·坡学习了音乐性。至于西班牙文学，他们不仅学习和借鉴同时代的诗人，也从黄金世纪的诗歌中汲取了营养，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巴洛克大师贡戈拉的崇敬。这种新颖华丽的文风，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拉丁美洲文学第一次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欧洲文坛产生了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名副其实的“现代性”。至于“现代主义”这个词是墨西哥教育家胡斯托·塞耶拉于1896年在为古铁雷斯·纳赫拉的诗集作序时首先提出来的。

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诗人要成为自己作品的主宰，由自己来决定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鲁文·达里

奥在《世俗的圣歌》的前言中就引用了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对其弟子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尤其不要模仿我。”在前言的末尾，他再次强调：“头一条法则就是创造性：创造。……一位缪斯为你生了儿子，其余八位便怀了孕。”正是这种态度，使外来的艺术借鉴与美洲的思想内容得到了统一；也正是这种态度，使现代主义诗人各具特色，有的在“象牙之塔”里陶醉，有的则十分关心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就总体而言，现代主义诗人“以我为中心”的个人气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主观色彩、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对自由的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运动实现了浪漫派作家所追求的双重自由：人的自由和艺术家的自由。前者使这个流派与颓废派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它彻底摆脱了宗主国的影子，成为第一个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文学流派。

从上述特征不难看出，现代主义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文学运动。它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尽管诗人们大都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是一种现代人的艺术，尽管它广泛融合着古代的文化；是一种美洲人的艺术，尽管它主要是接受了法国文学的影响。早期的现代主义诗人，除了何塞·马蒂之外，几乎都是逃避主义者；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各种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加剧，现代主义诗歌也发生了变化；美洲的命运开始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有的文学史家称这时的现代



主义为新世界主义，达里奥的《致罗斯福》、乔卡诺的《美洲魂》、卢贡内斯的《百年颂》则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作。

作为一个运动，一个时代，一个流派，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经历了大约 40 年的时间。在文学史上，一般将马蒂的《伊斯马埃利约》的发表(1882)作为现代主义的开始，达里奥的《蓝》的问世(1888)则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形成，此后他便成了这个运动的中流砥柱。当他于 1916 年逝世后，现代主义便逐渐为先锋派所取代。可见，在现代主义运动中，鲁文·达里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鲁文·达里奥，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1867 年 1 月 18 日生于尼加拉瓜的小镇梅塔帕(即今天的达里奥镇)。其父年轻时颇有叛逆性格，嗜酒，喜欢议论时政，好与声名可疑的女人交往。当家人为了结束其放荡生活而让他成婚时，他的未婚妻尚未从另一场爱情悲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这样的婚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达里奥出生前一个月他们就分手了。母亲被迫弃家出走，再嫁到邻国洪都拉斯，一位姨外祖母收养了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达里奥从小养成了孤独和敏感的性格。

达里奥的少年时代是在莱昂市度过的。这里是尼加拉瓜自由思想的领地。为了平息格拉纳达的保守传统与莱昂的自由思想的对立，尼加拉瓜政府于 1858 年决定在这两个城市中间等距离的地方建立新的首都马那瓜。当地自由派

的首领们经常在达里奥养父母的家里聚会，这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激进的反天主教思想的原因之一。莱昂又是一个文学气氛很浓的城市，事无巨细，人们都喜欢吟诗作赋以纪之。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这样的环境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再加上他聪颖、早熟，具有非凡的诗歌天赋，因此，年幼的达里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有名的“诗童”。他十一岁时就以布鲁诺·埃尔蒂亚等笔名发表诗作；十三岁时已经在中美洲崭露头角；十四岁便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并应邀在国家图书馆落成典礼上朗诵自己作的一百首十四行诗。本来，议会曾通过一项提案，拟派他赴欧洲深造，由于他诗中的与天主教格格不入的过激言辞，总统将这项提案取消。

十四岁的达里奥已经感到社会的压力，于是他索性留在首都，靠为报刊撰稿维持生活。没过多久，他便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本国知识界的平庸，加上他过早地爱上了只有十一岁的罗萨里奥·穆里略，最终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和安排，只身前往萨尔瓦多。

达里奥在萨尔瓦多认识了当地诗人弗朗西斯科·加维迪亚，这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件大事。后者精通西班牙文学，酷爱浪漫派大师雨果，并悄悄地将法国的亚历山大体移植到西班牙语诗坛。这位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对达里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文学进行



了系统的自学，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作品虽然尚未摆脱模拟的痕迹，却也是一个年轻诗人不可缺少的艺术起步。在失去萨尔瓦多政府的支持以后，他曾回到尼加拉瓜，在总统的秘书处工作，但由于他与那个被他称为“褐草鹭”的姑娘的爱情纠葛，再加上他本来就已厌倦了中美洲乏味的知识界，便于1886年6月，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智利。在圣地亚哥，他结识了《时代报》的文艺编辑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门多萨和智利总统的儿子佩德罗·巴尔马塞达。前者学识渊博，熟谙各种文学流派，后者拥有收藏丰富的图书，达里奥从他们那里受到了帕尔纳斯诗派和象征主义的深刻影响。此外，巴尔马塞达使他接触了上流社会，那里的富丽堂皇和奇珍异宝为他日后躲在“象牙之塔”里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1887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蒺藜》和《智利光荣颂》，后面这首长诗曾在智利诗歌比赛中获奖。1888年他又出版了《诗韵》和《蓝》。诗文集《蓝》不仅为他本人赢得了声誉，也是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从1889年起，他开始与阿根廷的《民族报》合作，并从此与这家有名的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他回到中美洲，参加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他的祖国尼加拉瓜的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过的是动荡不安的生活，时而获得某位总统或将军的宠爱，过一段挥霍洒脱的日子，时而衣食无着，捉襟见肘，四处奔波。酗酒纵欲损害了他的身体，世态炎凉又加深了

他的阅历。1890年，达里奥终于与情投意合的孔特莱拉斯结婚。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萨尔瓦多发生了军事政变，他不得不只身逃往危地马拉，第二年才在那里举行了宗教婚礼。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妻子在生下一子后于1893年病逝。这期间，佩德罗·巴尔马塞达也英年早逝，进一步激化了诗人从小就有的敏感与孤独。1892年，作为尼加拉瓜的官方代表，鲁文·达里奥赴西班牙参加了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40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马德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名流，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孔特莱拉斯去世后，他与少年时期的恋人罗萨里奥·穆里略结婚，然而这却是一次使他难以摆脱的爱情悲剧。这年的4月，他被任命为哥伦比亚驻阿根廷的领事。在赴任途中，他先去纽约，在那里结识了古巴诗人何塞·马蒂，然后转道巴黎，见到了他神交已久的保尔·魏尔兰，但令他遗憾的是这位象征主义的大师已经被酒精折磨得语无伦次了。

阿根廷时期，是鲁文·达里奥的诗歌创作处于巅峰状态的时期。1894年，他与玻利维亚诗人海梅斯·弗雷伊雷创办了《美洲杂志》。1896年，他出版了散文集《旷世奇才》和诗集《世俗的圣歌》。这时，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四位先驱——古巴诗人马蒂、胡利安·德尔·卡萨尔、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阿松森·席尔瓦和墨西哥诗人古铁雷斯·纳赫拉都已先后去世，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文学运动的领袖。



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西班牙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最后的海外领地,作为《民族报》记者,达里奥又一次来到马德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不可一世的海上霸主如今已彻底丧失了元气,举国上下一片困惑。诗人原来结识的作家多已年迈体衰或离开人世,这使他非常痛苦。当然,他又结交了新朋友,他们中许多人如巴列·因克兰、乌纳穆诺、坎波阿莫尔、贝纳文特、巴罗哈、马查多兄弟等人,后来都成了“98年一代”的中坚人物;而195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也曾把他看成自己的导师。1899年春天,他认识了一个西班牙园丁的女儿弗兰西斯卡·桑切斯,随即与她相爱并同居。第二年四月,他又以《民族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然后又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后来出版的《当代西班牙》(1901)、《异乡巡礼》(1901)、《骆驼队在通过》(1903)、《太阳的土地》(1904)等游记散文就是这次漫游的成果。在此期间,弗兰西斯卡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儿子早夭。虽然后来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但他却始终未能与罗萨里奥·穆里略离婚。

1905年达里奥出版了《生命与希望之歌》。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也是他从逃避主义向新世界主义转化的标志。后来又出版了《献给米特雷的歌》(1906)、《流浪之歌》(1907)、《阿根廷颂》(1910)、《秋天的诗及其他》(1910)等诗

作。在此期间，他曾做过尼加拉瓜边界委员会委员、尼加拉瓜驻马德里公使等社会公职，无论在他的祖国还是在整个拉美，他都曾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欢迎。但与此同时，对酒精的嗜好早已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到1911年，他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制能力，沦为吉多兄弟广告杂志的工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对世界的前途更加迷惘，每日借酒浇愁，健康更加恶化。1915年2月4日，他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开演讲，朗诵自己创作的《和平》一诗，至4月病情急转直下，于1916年2月6日在他的家乡莱昂市告别了人生。

出身贫寒但具有超人的天赋，经历坎坷而有不懈的追求，生活放荡却又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达里奥的人生和创作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正如邓达斯·克雷格在《西班牙语美洲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倾向》中所说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精神和物质之间，基督和潘之间的搏斗，在达里奥是到死才停止的。”在生活中，他有过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有过大红大紫的风光，也有过不尴不尬的窘迫，然而在创作上，他却从未放弃过对超越前人开拓新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这种精神，使他的欢乐与悲哀、狂热与颓唐、理想与绝望、崇高与放纵，都在诗歌创新与发展中凝固成了美的永恒。这就是在拉丁美洲人们将这位生活中的凡夫俗子尊为“诗圣”的根本原因之





所在。

1967年，在纪念这位现代主义大师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西班牙阿吉拉尔（AGUILAR）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卷本诗歌全集，文本部分占1150页。出版者在简短的前言中，将他与《堂吉珂德》的作者塞万提斯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文学巨匠是西班牙语各国共同的骄傲和自豪。他逝世后，文学批评家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曾说：“鲁文·达里奥的去世使西班牙语丧失了它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从贡戈拉和克维多的时代以来，没有人在更新的能力上发挥了可与达里奥相比的影响。”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说：“从他的作品中，我读完了一所大学”，同时她也对一个“酒瓶不离手的人竟能在死后留下三十五本书感到惊讶”。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帕斯也说：“他的作品并未随着现代主义而消亡，他超越了现代主义，并超越了这一流派的语言（实际上是所有流派的语言）。他的诗歌创作与其说属于风格史不如说更属于诗歌史。”

无论是达里奥本人还是他的研究者，都将《蓝》、《世俗的圣歌》和《生命与希望之歌》看成他的代表作。的确，这三部诗集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达里奥诗学创立、发展和延续的全过程。达里奥本人在论及这三本书时曾说：“如果说《蓝》象征着我的初春，《世俗的圣歌》象征着我的仲春，那么《生